

试论鲜卑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李 德 山

鲜卑史研究至今,根据有些学者的总结,已经“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①,这些阶段的研究,涉及到了鲜卑史的各个领域,无疑为后人的进一步求索创造了诸多方便条件。本文即是在此基础上,试对鲜卑史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略陈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族称的含义及其民族起源

鲜卑一名,《后汉书·乌桓鲜卑传》和《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是因东胡余众退保鲜卑山而得。这样,似乎鲜卑一词作为族称,是借用山名而来。这一观点虽然为古今中外绝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但却经不起推敲,因为此说既不符合我国古民族的称名规律,又有悖于族名与地名的因果关系,正如王希恩先生所说:“鲜卑和鲜卑山的关系应是‘以族名山’,而不是‘以山名族’,所谓鲜卑人是以鲜卑山为号的说法便不足为信了。”^②。

鲜卑一词的含义,《翰苑集》注引《汉名臣奏》云:“鲜卑者,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徙亡出塞。鲜,少也;卑,陋也。言其种众少陋也。今其人皆秃头,衣赭,手足库肿,此为徒人状也。”这大概是我国古代对鲜卑一词的最早解释。这种解释纯从字义出发,可信程度很低,没有任何根据,故后世学者皆弃而不用。

三国时期,魏人张晏曰:“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③据此,后来的研究者一般将鲜卑拟定为“瑞祥神奇”,将郭落拟定为“兽”。近现代以来,将鲜卑看作是“鲜卑郭落”的省称,其义为“神兽”或“瑞兽”的观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④。

但这种解释方法与事实仍有很大的差距,原因是“张晏等并没对‘鲜卑’的原本含义作出明确解释,他只是从东胡人用作饰物这一点上,意会出‘鲜卑’一定是祥瑞之物”^⑤。所以,仅凭张晏的“意会”之辞,解决不了鲜卑一词的含义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典籍在记载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族名时,往往用字无定。清代学者惠栋在《九经古义》中曾指出:古者漆书行简,传见为艰,师弟相传,多由口授,往往同音异字,辗转多歧。加之古人字数无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袭,遂开通用一门。所以,读古人之书者,则当先通古人之字。此语对我们探讨鲜卑一词的含义亦大有启发。因此,如果运用音韵学的有关知识与理论去考据鲜卑一词,所得结论就有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的实际。

早在本世纪初,就有学者指出鲜卑就是析支,吕思勉先生说:“鲜卑,此族似即古所谓析支。”“鲜卑,即《禹贡》之析支,说颇可通。”^⑥鲜与析上古都隶心纽(S)^⑦,是双声字,可通用,如《禹贡》中“析支”,《大戴礼记·五帝德》中作“鲜支”。卑、支上古都属支韵(e),是叠韵字。鲜卑确实就是析支。

虽然鲜卑就是析支,但因为这一考论仍然没有解决它们的含义问题,故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其实,鲜卑、析支都不是其族称本字,只不过是古人按其音随便署之而已。

析(鲜)上古与譬(支韵精纽)是双声字,故析(鲜)通譬。王献唐先生说:“燕之分星曰析木,析为春秋许都,在今河南内乡。乡字读舌尖音为析,转譬,为

炎帝氏族。”“析既为譬，故戎羌之国有析支，戎羌正为炎族，析支犹譬邾也。”^⑩据此可知，鲜卑即是譬邾。

而譬又同邾^⑪，则鲜卑的本字乃是“邾邾”。

鲜卑之卑亦由“邾”转，还有一力证。先秦时期，今河北境曾有令支一族，支又作“庇”。《吕氏春秋·有始览》言九塞有“井陉、令庇”，清毕沅校曰：“《淮南注》云：令庇在辽西。则是令支，乃齐桓所刺者。”而邾既同譬，譬又可作“此”，本世纪三十年代在山东滕县出土的邾国彝器，有“此羸鼎”一件，据考，此羸鼎即是譬羸鼎，也就是邾羸鼎^⑫。此与庇音同，“令庇”亦可作“令此”；支、卑通，支可通庇、此，则卑亦可通庇、此，而此即是譬、邾，卑亦由邾转自无疑间。

所以，鲜卑一词本由“邾邾”转出，是一个连语族称。在古代有关鲜卑族的典籍中之所以绝难见到“邾邾”一词，是因为“上古国名地名，初只有音无字，后人书记其名，只以同音之字署之，不计果为本字与否。以是同一国名，各署其音，或十数字不一其体，以本字署名，或竟寥寥无几。”^⑬

考释出了鲜卑族称的含义，则鲜卑族的起源及其族系就可迎刃而解。“邾邾”同于“邾娄”，邾娄族是上古时期东夷族系内的一个强大支族，起源于现在的鲁西南地区^⑭。因为他们首先发明了制珠制玉技术，故族名因物产而得，初为“朱”字^⑮。春秋前后，凡国、族名均加“邑”旁，是为“邾”。又因为他们的语言与华夏族相异，多发反舌音，自称“邾”为“娄”，故族名又作“邾娄”，《礼记·檀弓》：“邾娄覆之以矢。”《释文》：“邾人呼邾声曰娄；故曰邾娄。”《公羊释文》：“邾人语邾声，后若娄，故谓之邾娄。”即此之谓也。所以，“邾”与“娄”二字一义，“邾”是“娄”，“娄”也是“邾”，书“邾”、书“娄”绝无不同。这就是“邾邾”同于“邾娄”的原因。

邾娄族的一支迁向北方的时间很早，据考，炎黄之战时，他们就已广泛地分布在中国的北方地区^⑯。炎黄之战结束后，炎系为失败者，被称为夷，邾娄人属炎帝族系，为夷，又继续向北方的纵深地区迁徙，逐渐漫居于今东北西部、西伯利亚、内外蒙古及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这一部分邾娄人，就是后来见史的析支及其转称鲜卑等等。所以，三国韦昭注《国语·晋语》中的“鲜卑”为“东夷国”，堪称精当之论。

二、鲜卑与楚的关系

以往，研究鲜卑史的学者一般认为，先秦时期的鲜卑族尚没有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出现于史籍中，尽管当时有鲜卑一词（及其转写，如胥比、师比、犀毗、犀比、私比等）出现，但却都不可作族名解，只是物名。通过前部分的考论，这种观点已不攻自破。

既然先秦时期有鲜卑一词的出现，就已在证明着当时必有鲜卑一族的存在。我国古代的华夏族素有“地物从中国，名从主人”的称呼习惯。“知声音文字者，前代典章文物之秘钥也。今以此钥求典章文物，其出于炎族者，皆可以邾娄一词得之。”“炎族名邾，以邾名器；炎族名娄，以娄名器；炎族名夷，以夷名器。”^⑰张知寒先生根据这一理论，考证出衣、屨、屋、庐、楼、锄、耒、耨、耜、舟、车等器名皆是由“邾”或“娄”名而得^⑱，因为这些都由邾娄人发明，“名从主人”，故都以族名为器名。所以，上古时期的器物名与族名绝大部分是统一的关系。如果当时没有鲜卑族，又哪来的鲜卑郭落带？那种见物而不见人的研究方法，当然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自《尚书·禹贡》以下，先秦时期记载鲜卑的文献中，唯有《楚辞》与《国语》最值玩味。屈子在《大招》中写到：“小腰秀头，若鲜卑只。”而《国语·晋语》则曰：“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莛，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通过这两条材料，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得出如下结论：楚民族对鲜卑人非常熟悉；以周王朝为代表的诸夏民族在盟会上将楚、鲜卑排斥在诸夏之外，并以同类视之，让其共同“守燎”，慰之以所谓的“火正”之职，所以，楚与鲜卑在族源上必有密切的关系。

根据古史记载，楚为重黎之后。王献唐先生考证说：“重黎为官，名出于氏，重者邾转，黎为炎族一氏，盖以邾娄族人掌司春事，故名重名黎。邾既转重之后为楚，楚、重双声，音与邾近，知楚之得音亦从邾出矣。楚亦曰荆，荆读曰撑，纽与邾同，知荆之得音亦从邾出矣。以邾证重，以重证楚，以楚证荆，音理一贯，非其地多荆楚，谓曰荆楚。”^⑲

传说中楚祖又称祝融，古史中有祝融八姓之说。解放前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战国晚期木椁出土的楚国帛书中，即有“祝融”一词，此是楚祖为祝融的确

证。王献唐先生指出：“重黎初即炎族，又为祝融，祝融即邾娄。《郑语》史伯曰：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为楚姓，亦从羊出。羊者，姜也，羌也，神农（炎帝）族也。”^[1]杨向奎先生亦指出，楚与申、吕一样，都是炎帝的后代，“楚亦炎帝后，楚虽并申，但申氏族人实左右楚之政治与文化，门氏屈氏都来自申，申楚固难分也。”^[2]

通过前面的引论，楚与鲜卑的关系可以冰释了。因为他们是同族关系，都是上古火正重黎——祝融——邾娄的后代，所以，楚人当然熟悉鲜卑人的一切，而周王朝将他们以同类视之，安排其共同“守燎”的历史根源也就在这里。同时，这也就从另一角度，再次证明了鲜卑的族称，确实就是因袭“邾娄”而来，也确实是出自炎帝族系东夷的一支。

三、鲜卑与东胡、山戎的关系

东汉及其以后，学者在论及鲜卑时，多言其为东胡之后。如《史记·匈奴列传》注《索引》引东汉服虔语：“东胡，乌桓之先，后为鲜卑。”胡广语：“鲜卑，东胡别种。”王沈《魏书》：“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司马彪《后汉书》：“鲜卑，亦东胡之支也。”《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

据此，人们多认为，既然先秦时期鲜卑尚没有单独成族，又不见于典籍记载，则鲜卑当时一定依附于东胡这一大的部落联盟之内，受东胡人的统辖。迨汉初，匈奴冒顿单于击破东胡，鲜卑才得自其中独立出来，摆脱了东胡人的统治。这样，就将东胡与鲜卑看作是族属相同而名号各异的两个民族。其实，则并非如此。

有关东胡的最早记载是《伊尹四方令》，其云：“正北东胡。”接下便是《逸周书·王会篇》、《山海经·海内西经》及《史记·匈奴列传》诸书。对“东胡”一称的含义，中外学者仁智互见，较有代表性的说法则是：“东”为方位词，“胡”是华夏民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通称，因胡人在匈奴之东，故称“东胡”。

将“东胡”之东看作方位词，则望文而生义，古代“东”、“朱”二字声近互通，对此，张甫白先生已有详切的考证，张先生说，《诗·大雅·大东》中的“东人”，即是《左传·庄公十五年》的“邾人”^[3]。所以，

“东胡”之东实际上是“邾”字的转书。

胡字古为鱼部(a)匣纽(h)，与邾字所在的侯部(o)可以旁转，胡、邾可通。故“东胡”也就是“邾娄”的转写。冯家升先生曾说：“东胡必有其原音在，作‘东胡’者其音译之一。”^[4]冯先生的推断不误，“邾娄”就是它的“原音”所在。

另外，唐人尹知章注《管子·小匡》篇中之“屠何”曰：“屠何，东胡之先也。”此注亦精当不误。“屠”、“邾”音近互通，“何”、“胡”是同源字，无论是“屠”还是“何”，都由“邾”声而来，“屠何”也同样是“邾娄”的转写。

至于东胡与屠何并见于同一典籍中，诸如《逸周书·王会篇》等等，则是因为当时此支邾娄人广泛分布于我国北方地区，虽然都是一个民族，族称相同，但却“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酋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5]，这样，他们交通华夏的时间亦必“莫能相一”。加之古者为学多重耳治，闻音署字，书无定势，笔无定法，如此，就将本来是一个民族的族称用音同或音近的文字而转写成了数个族称，将一个民族认作了数个民族，甚至写进了一部著作中。这类情况（愈古愈突出）皆可作如是解，并不能说明其他问题。

由此可见，东胡与鲜卑乃是一个民族，东胡就是鲜卑，前引记述东胡与鲜卑关系的诸著作中，唯有《三国志》的记载最为明确：“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一语中的。东胡部落联盟也就是鲜卑部落联盟，其中根本不存在所谓东胡族为本部，鲜卑族为别部的问题。

服虔在注《史记·匈奴列传》时曾说：“山戎，盖今鲜卑。”山戎一名，首见于《逸周书·王会篇》，后《春秋》及《国语》等皆有记载。山戎见史的时间不早，但其历史却很悠久。《史记·匈奴列传》曰：“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五帝本纪》亦载，尧舜时，北方有“山戎、发、息慎”。杜预注《左传·文公十六年》“戎伐楚”条云：“戎，山夷也。”孔颖达疏：“戎是山间之民。”将山戎划入夷人之列符合史实，唯孔疏云其为“山间之民”故名山戎，则不免望文生训。

上古山属鱼部山纽(sh)字，邾是侯部字，鱼侯两部音通，故山戎之“山”是由“邾”字转出。并且，山与“落”、“薯”是同源字，古代通用无别，《广雅·释草》：

“王延,落(落)莢,薯蓣也。”王念孙曰:“今之山药也。根大,故谓之落。”“莢”、“薯”皆由“者”得声,“者”之古音与“邾”同,可证山之古音亦必同“者”,同“邾”。所以,山戎实际上就是“邾戎”,邾娄之戎也,与鲜卑仍然是一名的不同转写,难怪服氏说它就是鲜卑,杜氏注其为东夷。

这样,我们就知道,先秦时期鲜卑一族除了被转写成析支、鲜支等外,还有东胡、屠何、山戎等等形式。但万变不离其宗,其音都由“邾娄”辗转而出。

四、鲜卑各部名号考略

学术界习惯上将东汉以后的鲜卑各部划分成三大部分:东部鲜卑、北部鲜卑、西部鲜卑。考释各部名号的起源,不仅可以印证总名鲜卑的来源,而且对研究各部间的源流关系亦可提供重要的参考。

东部鲜卑主要活动在东北地区,主要由慕容氏、段氏、宇文氏等大的集团构成。

慕容氏,《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王沈《魏书》云:“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十余邑,其大人曰軻最、闾居、慕容等,为大帅。”慕容古为铎部(ak)明纽(m),与朱(邾)的同源字“赤”为叠韵字,故慕容应是“赤”转,同朱(邾)。容属东部(ong)喻纽(j),东部与邾字所在的侯部可对转,如前已引论的祝融即是邾娄,可证容音由邾出。如此,慕容即是“邾娄”的音转。如果再根据《十六国春秋·前燕录》和《晋书·载记》的记载,慕容氏为东胡的后代,则慕容同于“邾娄”,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段氏,《晋书·段匹碑传》曰:“段匹碑,东部鲜卑人也。种类劲健,世为大人。”段音应由“丹”字而来,两字是叠韵关系。“丹”与“朱(邾)”是同源字,通用,“丹”是“朱”,“朱”也是“丹”。段氏者,丹氏也,邾氏也。段氏又被称作“徒何”,《北史·徒何段就六眷传》曰:“徒何段就六眷,出于辽西。”此“徒何”即是先秦之“屠何”,为学界共识,先秦之“屠何”同于“邾娄”,则段氏又称“徒何”,实际上就是“邾娄”,可证段氏肯定就是“丹氏”,也即“邾氏”。

宇文氏,他们是匈奴南单于之后,各史皆有明载,但匈奴与鲜卑是同源关系,故不影响我们探讨有关问题。《周书·文帝纪》载:“(宇文氏)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其俗谓天

曰‘字’,谓君为‘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此话有对有错,炎帝族系为黄帝族系所败,子孙逃向边地,为夷,为狄,为戎,为蛮,故宇文氏出自炎系可为不争之论;但“宇文”一词的来源,却并非如此,而应袭自“鞞粥”,是其先世之名号。《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北逐鞞粥,合符釜山。”《索引》:“(鞞粥),匈奴别名也。”《正义》:“鞞音薰,粥音育。”《史记》所载黄帝北逐鞞粥,与《周书》所叙宇文氏先世为黄帝所灭十分吻合。字、粥音近,文、鞞叠韵(都是文部an),宇文是“鞞粥”的转写。鞞又与“匈奴”是双声字,《史记索引》说,匈奴唐虞以上称鞞粥,汉称匈奴,可证鞞同“匈奴”。“匈奴”与“东”上古同韵,《吕氏春秋·明理》:“有螟集其国,其音匈奴,国有游蛇西东。”此即用“匈奴”、“东”为韵,所以,匈奴之匈奴出自“东”字。“东”古又同“邾”,是鞞、匈奴、东皆由“邾”转。粥古与“虞”、“挹”音通,而“虞”、“挹”皆可通“邾”^②,可证粥亦必由“邾”转。综合前论可见,鞞粥一称源自“邾娄”,由鞞粥转出的宇文,亦当然源自“邾娄”。

北部鲜卑又称拓跋鲜卑,因为此部鲜卑以拓跋部为中心,融合了许多鲜卑、匈奴氏族而成,故名。为节省篇幅,此只考索拓跋一名的起源。对拓跋一词的解释,前人的考论有许多,但都与实际互有出入。拓跋应该是“东胡”的对译。拓是透母字(th),“东”是端母字(t),端、透两母可通用。跋属月部(at),可与“胡”字所在的鱼部通转。所以,拓跋出自“东胡”,源于“邾娄”,符合历史的实际。

西部鲜卑,主要活动于青海、甘肃等地,部落繁多,名号杂驳,择其具代表性者,考论如下:

乞伏鲜卑,依其地域又称陇西鲜卑。《十六国春秋·西秦录》曰:“乞伏国仁,陇西鲜卑人。”《晋书·乞伏国仁载记》云:“时又有乞伏部,有老父无子者,请养为子,众咸许之,……推为统主,号之曰‘乞伏可汗托铎莫何’。”乞伏就是“赤跋”的音转,乞、赤音通,伏古读重唇,音与“跋”同。“赤跋”犹言“邾邾”、“邾娄”。

秃发鲜卑,秃发为“拓跋”的转音,前人已有考论^③,此不述。

柔然鲜卑,柔然又作“蠕蠕”、“芮芮”或“茹茹”,音通而转写之故。《魏书·蠕蠕传》载柔然首领阿那瑰曾告北魏肃宗曰:“臣先世原由,出于大魏。”肃宗

首肯曰：“朕已具之。”足证柔然与拓跋同源。柔然又作“蠕蠕”，即是“邾邾”，这是一个典型的“邾”字连语族称。蠕、儒同音，儒音源自“邾”，亦同“邾”，王献唐先生、张知寒先生等均有考证^②，故柔然（蠕蠕）由“邾邾”，也即“邾娄”转出，如此，亦可确证拓跋出自“邾娄”。

吐谷浑鲜卑，诸史咸称吐谷浑是辽东鲜卑慕容廆之庶长兄弟，后因不合而远走甘、青间，其后裔“遂以吐谷浑为国氏焉”^③。吐谷同于“鞬粥”，浑是“胡”的音转，吐谷浑者，就是“鞬粥胡”也。“鞬粥”源自“邾娄”；“胡”也是“邾”。较其他鲜卑名号，多衍出一“邾”字而已。

通过前论可以看出，尽管各部鲜卑的名号都由其“大帅”之名而来，在书写形式上也各不相同，但形不同实同，究其实，均源自其总族称“鲜卑”，也即“邾娄”。这种现象，完全符合原始社会史的有关理论，即尚处于部落或部落联盟时期的原始民族，其族名和部落首领之名是同一的关系。同时，也再次证明了各部鲜卑同源共祖，都是同族关系，早在“汉、魏以前，就已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只是在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才分道扬镳，散居各地，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部落或集团。”^④

五、与鲜卑同源的乌桓 诸族族称试解

中外学术界一般把鲜卑、乌桓、奚、契丹、室韦、乌洛浑等民族划入东胡一系，认为他们族源相同，并在许多方面进行了考证，取得了诸多共识。唯在对其族称的认识上，却各执一端，争论不下。前面已经证明，东胡就是鲜卑，乌桓诸族既然与其同源，那么就必定在族称上也有充分的反映。

乌桓，或作乌丸，丸、桓同音而转。清末学者丁谦在《后汉书·乌桓传地理考证》中认为，乌桓是蒙古语“乌兰”的转音，意为“红”。此说已大体接近实际，乌桓一词确有“红”意，但却不是从蒙古语转出。乌字古为鱼部，与“胡”、“屠”诸字同韵，故乌字必为其转出，同“胡”、“屠”一样，都源自“邾”。桓音与“浑”、“何”通，“浑”、“何”同“邾”，桓亦出自“邾”。所以，乌桓一称来源于“邾娄”，其“红”意乃是由“朱（邾）”字

而得。

奚，又称库莫奚，笔者曾撰文指出，奚族为辨发民族，故称奚族^⑤。此说只是从奚字的形体上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其读音问题，辨发民族何以奚为名？奚字古隶支部，匣纽字，与“胡”、“何”音通，并可互用，如“奚儿”又称“胡儿”是也，若此，奚音“胡”出，可成定论。笔者曾考论奚族之先祖之一就是夏代的臣奴——车正奚仲^⑥，而奚仲又恰是邾娄人的后代^⑦，这样，奚之为“邾”，毋庸置疑。致于又称库莫奚，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谓库莫是蒙古语“沙漠”之义^⑧，笔者亦从其说^⑨，现在看来，此说大有问题，库莫应是“何”、“胡”的音转，或者就是“何”的缓写，其本音仍是出自“邾”，库莫奚也就是“邾邾”的转写。因为是连语族称，故有时单署一字，为奚，有时又连写，衍作库莫奚。

契丹，契丹人曾建立了大辽国，统治中国半壁河山，声震中外。据统计，目前中外史学界对契丹一称的解释有“八、九种说法”^⑩。以前，因为没有解决东胡、鲜卑的含义问题，故对契丹一称的解释就难免诂讼纷纭，而现在，这一问题已较易解决。契古属月部，是由“赤”字转出（赤为铎部字，月铎两部通转），“赤”即“朱（邾）”也。丹亦是“邾”。契丹就是“邾娄”一词的转出。

室韦，又作豕韦、猗韦，或简称韦，张久和先生从音韵学角度考证出室韦就是鲜卑，其说：“‘室韦’一名是‘鲜卑’一名，在南北朝时期的另一种汉译形式。”^⑪此说无误，室韦的语源也是“邾娄”。唯需要补充的是，室韦一名不仅仅是在南北朝时期为鲜卑的另一种汉译形式，其实早在先秦以前就已如此，《诗·商颂·长发》：“韦顾既伐。”郑注：“韦，豕韦，彭姓也。”《庄子·内篇》“猗韦”，《白虎通·号篇》“大彭氏、豕韦氏霸于殷者也”，均可证。这样，先秦时期的室韦应该指的就是鲜卑，南北朝时期的室韦似应仍指鲜卑族的一部。

乌洛浑，或作乌洛侯、乌罗护及乌罗浑，其实就是“乌桓”一称的衍出，洛浑就是“桓”字的缓音。

前面所考，就是他们同源在族称上的充分反映，同时，又进一步印证了鲜卑就是“邾娄”。

六、结束语

本文从以上五个方面探讨了鲜卑史研究中的问

题。窃以为,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上,除了要时刻注意材料的时代性和真伪性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充分利用古文字和考古材料,特别是在民族史领域,脱离古文字材料,仅在传世典籍中打转转的研究方法是有缺欠,也是不可取的;所以,文中除了尽量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外,较多地利用了古文字,特别是音韵方面的材料去考释研究。由于篇幅及功力所限,仅能稍稍勾勒出鲜卑族称、与楚族关系、东胡及山戎与鲜卑关系、各部名号、乌桓诸族族称等问题的轮廓,许多更有意义的问题,如鲜卑风俗信仰、居住区域以及居住区域地名与族名关系、考古文化、与匈奴的同族关系、嘎仙洞鲜卑石室到底在鲜卑史研究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等等,尚未论及,容当后续。

但仅凭这几个问题的考述,也足以证明,鲜卑族的历史悠久绵长,鲜卑各部都是同族关系,他们祖源炎帝族系中东夷的邾娄族,起源于我国的东部地区。作为中华民族祖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既不起源于大兴安岭的“嘎仙洞”,也不起源于“西伯利亚”。这些地方,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个重要立脚点而已;由此倒可证明,这些地方,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为中华民族的祖先所开发。

注:

- ① 干志耿、孙秀仁《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82年1期。
- ② 《早期东部鲜卑觅踪》,《民族研究》1989年3期。
- ③ 《史记·匈奴列传》注《索引》引。
- ④ 笔者亦曾主此说,详见拙著《鲜卑名称考》,《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年2期。

- 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 《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版。
- ⑰ 王献唐《春秋邾分三国考》,齐鲁书社1982年版。
- ⑱ 详见拙著《关于肃慎族几个问题的考证》(待刊稿)。
- ⑲⑳ 《略论“邾娄文化”与《儒墨》》,《文献》1989年3期。
- ㉑ 《论“道”》,《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4期。
- ㉒ 《肃慎·挹娄·女真考辨》,《史学集刊》1992年1期。
- ㉓ 冯家升《东北史中诸名称之解释二·东胡》,转引自陈槃《不见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国稿》,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专刊之五十九,1982年版。
- ㉔ 《史记·匈奴列传》。
- ㉕ 《肃慎·挹娄·女真考辨》,《关于肃慎族几个问题的考证》。
- ㉖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 ㉗ 《炎黄氏族文化考》,《略论“邾娄文化”与《儒墨》》。
- ㉘ 《魏书·吐谷浑传》,《晋书·吐谷浑传》及《隋书·吐谷浑传》。
- ㉙ 龙华《对鲜卑源流关系的文化考察》,《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2期。
- ㉚③③ 拙著《奚族增考》,《民族研究》1989年5期。
- ㉛ 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作者单位:东北师大古籍研究所)

责任编辑:田禾

